

启蒙

文献选编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A circular graphic element with a textured, ink-wash-like border. Inside the circle, a yellow scroll is partially unrolled, with a quill pen resting on it. The scroll has the text "(中国卷)" written on it.

(中国卷)

启蒙 文献选编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中国卷)

目录

—

—

1

目

录

—

原君	黄宗羲	1
乙丙之际箴议第九	龚自珍	3
明良论二	龚自珍	4
论私	龚自珍	6
病梅馆记	龚自珍	8
原强	严复	9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梁启超	25
论自由	梁启超	27
论进步	梁启超	37
尽性主义	梁启超	49
思想解放	梁启超	50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53
游民政治	黄远生	61
国人之公毒	黄远生	64
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	杜亚泉	73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	蒋梦麟	79
教育独立议	蔡元培	81

—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蔡元培	83
	敬告青年	陈独秀	89
	今日之教育方针	陈独秀	95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101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	105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112
	给西流的信	陈独秀	117
	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	123
	新旧思潮之激战	李大钊	127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129
	易卜生主义	胡 适	132
	人权与约法	胡 适	147
—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胡 适	153
2	文化的冲突	胡 适	165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 适	172
	自由主义	胡 适	185
	《随感录》三十三	鲁 迅	191
	《随感录》三十五	鲁 迅	196
	《随感录》三十六	鲁 迅	198
	《随感录》三十八	鲁 迅	199
	春末闲谈	鲁 迅	202
	灯下漫笔	鲁 迅	206
	论睁了眼看	鲁 迅	212
	坚壁清野主义	鲁 迅	216
	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 迅	219
目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鲁 迅	225
录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鲁 迅	231
—	人的文学	周作人	233

思想革命	周作人	241
平民文学	周作人	243
沉沦	周作人	247
万恶之原	傅斯年	251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傅斯年	255
论学校读经	傅斯年	263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傅斯年	268
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	张 继 罗家伦	274
论人权	罗隆基	277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	284
论思想统一	梁实秋	296
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张季鸾	303
无经可读	曹聚仁	307
谈言论自由	林语堂	310
自由之战争	王造时	314
对内的平等	王造时	323
国民人格之培养	张奚若	328
再论国民人格	张奚若	332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萨孟武	336
对于尊孔的意见	陶希圣	344
中国思想的危机	朱光潜	346
洪秀全与曾国藩	蒋廷黻	350
文学运动的重造	沈从文	361
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潘梓年	368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胡 风	374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新华日报》社论	380
思想自由与文化	张东荪	385
自由、民主与教育	潘光旦	397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	潘光旦	404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储安平	411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萧乾	415

原 君

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

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絨滕，固扃镳，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乙丙之际箴议第九

龚自珍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隩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则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以升，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睨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矧之伦慙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屣，寒于坚冰，未雨之鸟，威于飘摇，痹癆之疾，殆于痲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弃才屏智。士勇夫，而厚豢弩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

明良论二

龚自珍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观，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何以作之气？曰：以教之耻为先。《礼·中庸》篇曰：“敬大臣则不眩。”郭隗说燕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伯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凭几其杖，顾盼指使，则徒隶之人至。恣睢奋击，响籍叱咄，则厮役之人至。”贾谊谏汉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凡兹三训，炳若日星，皆圣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诚也！尝见明初逸史，明太祖训臣之语曰：“汝曹辄称尧、舜主，主苟非圣，何敢谏为圣？主已圣矣，臣愿已遂矣，当加之以吁咈，自居皋、契之义。朝见而尧舜之，夕见而尧舜之，为尧舜者，岂不亦厌于听闻乎？”又曰：“幸而朕非尧舜耳。朕为尧舜，乌有汝曹之皋、夔、稷、契哉？其不为共工、驩兜，为尧、舜之所流放者几希！”此真英主之言也。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讲论古道，儒硕兴起。及据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无此事矣。不知此制何为而辍，而殿陛之仪，渐相悬以相绝也？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由庶人贵而为

士，由士贵而为小官，为大官，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于辱社稷也，厥灾下达上，象似火！大臣无耻，凡百士大夫法则之，以及士庶人法则之，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举辱国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沔沔，而无所底，厥咎上达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则何以国？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鸱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勉矣。昨者，上谕至引卧薪尝胆事自况比，其闻之而肃然动于中欤？抑弗敢知！其竟愴然无所动于中欤？抑更弗敢知！然尝遍览人臣之家，有缓急之举，主人忧之，至戚忧之，仆妾之不可去者忧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攀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试召而诘之，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故曰：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

论 私

龚自珍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请谒，翌晨，诤其友于朝，获直声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谓大公无私也已。龚子闻之，退而与龚子之徒纵论私义。问曰：敢问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闰月，以处赢缩之度，气盈朔虚，夏有凉风，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华离，为附庸闲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床闼之内，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且夫忠臣忧悲，孝子涕泪，寡妻守雌，扞门户，保家世，圣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册之所纪，诗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亲，而慈其亲？寡妻贞妇何以不公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且夫子吟，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汉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艰难，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爱之，欲以予董贤。由斯以谭，此二主者，其视文、武、成、康、周公，岂不圣哉？由斯以谭，孟子车氏。（一本“子”下无“车氏”两字。）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无私也，兼爱无差等，孟子以为无父。杨朱，天下之至公无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岂复有干以私者？岂复舍我而徇人之谒者？孟氏以为无君。且今之大公无私者，有杨、墨之贤耶？杨不为墨，墨不为杨，乃今以墨之理，济杨之行；乃宗子吟，肖汉哀；乃议武王、周公，斥孟轲；乃别闢一天地日月以自处。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

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赧颡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讌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曰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七月》之诗人曰：“言私其豸，献豸于公。”先私而后公也。《大田》之诗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诗人曰：“备言燕私。”先公而后私也。《采蘋》之诗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公私并举之也。《羔羊》之诗人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举之也。《论语》记孔子之私觐。乃如吾大夫言，则《鲁论》以私觐诬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诛，《采蘋》之夫人可以废，《大田》、《楚茨》之诗人可以流，《七月》之诗人可以服上刑。

病梅馆记

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谿，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桎梏；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原 强

严 复

今之扼腕奋盼，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哀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其书谓：“物类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异者，大抵以牵天系地之不同，与夫生理之常趋于微异。洎源远流分，遂阔绝相悬，不可复一。然而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驯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趑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为争也，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为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以是与其习于劳，狃于泽者争，将不数传而其种尽矣。物竞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子遗，如矿学家所见之古兽古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至其

证阐明确，犁然有当于人心，则非亲见其书者莫能信也。此所谓以天演之学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眇，繁富奥殫。其论一事，持一说，必根据理极，引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于五洲殊种，由狃榛蛮夷以至著号开明之国，挥斥旁推，什九罄尽。而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则尤三致意焉。殫毕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蒨。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

10 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其勉人治群学者，意则谓天下沿流讨源，执因责果之事，惟群事为最难，非不素讲者之所得与。故有国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至夫历时久而转相因，其利害迁流，则有不可究诘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误家国者也。是故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数、力、质四者之学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犹仅察于寡，而或荧于纷，仅察于近，而或迷于远也，故必广之以天地二学焉。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虽然，于群学犹未也。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

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

不观于圩者之为墙乎？与之一成之砖，坚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则无待泥水灰粘之用，不旋踵而数仞之墙成矣。由是以捍风雨卫室家，虽资之数百年可也。使其为砖也，嵌嵌竈缺，小大不均，则虽遇至巧之工，亦仅能版以筑之，成一粪土之墙而已矣。廉隅坚洁，持久不败，必不能也。此凡积垛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单也为有法之形，则其总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犹人之所为也。惟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学原质，自然结晶，其形制之穷巧极工，殆难思议，其形虽大小不同，而其为一晶之所积而成形，则虽析之至微，至于莫破，其晶之积面隅幂，无不似也。然此犹是金石之类而已。至如动植之伦，近代学者皆知太初质房为生之始，其含生蕃变之能，皆于此而已具。但其事甚曠，难与未尝学者谈。而其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总之形法性情，欲论其合，先考其分，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恟愁，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